

吳稚暉的人生觀

吳稚暉的人生觀

■ 吳稚暉的人生意觀 ■

不許翻印

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

著 作 者	吳 稚 暉
發 行 者	中 山 書 店
印 刷 者	中 山 書 店
出 版 者	中 山 書 店

總發行所上海羣衆圖書公司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重印

吳稚暉論

胡適

中國思想界的變遷，大概經過了幾個時期：第一，完全是抵禦外來的思想，不要西方的思想，是守舊的；第二，祇承認了西洋文明的一小部分，完全物質機械的一方面，如汽輪鎗炮等等，但還沒有承認思想一方面；第三個時代，則已知道祇是汽輪和鎗炮還不夠，遂進而承認了政治一面，如也知道了討論立憲共和等等政治制度。中國的思想經過了此三個時期，還沒有改革文學，在哲學方面也沒有受到西洋的思想，所以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還是守舊的，以爲文學哲學中國固有，不必採用外國的。直至最近，文學方面和哲學方面，才算都已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。而代表這新的思想的第一個人，是吳先生。吳先生在最早就承認西方思想和西方文明的重要，他最早就極端崇拜科學，物質文明；他在二三十年前就已介紹西洋思想，但沒有人去理他。到了最近才比較的已是被承認一些了。吳先生今年已是六十三歲了，他是從舊學中出來的，對於中國的思想，文學，歷史都很有研究。他是從前南菁書院（在江陰）的學生，研究歷史，經學，和顏元戴東原

的學問。有一天他說：『第一天到書院，走去見院長，（院長是浙江黃恩周，那時稱曰山長。）院長的門上寫者八個大字，叫「實事求是，莫作調人！」這八個字給了我很大的影響。』所謂調，和是『那也好，這也好。』是『就是』，是『否』就是『否』，有什麼調和？看了吳先生的人，我們可說他一生是在實行這八個字。他一生的行為，可說是此八字的表現，後來他出了書院，那時書院時代已經過去，他乃入學校，他入徐家匯的南洋公學，因有風潮，他脫離南洋，講革命；十九歲時到西洋，英國法國都到過，他讀外國文，在英法住的很久，實心的崇拜西洋的物質文明；甚至道德。

他本來是一個舊人物，自己到了南洋，才自己弄出了一種新的思想。過去的六七個月中，在新聞紙上請君可以看見吳先生討論政治的文章，可知他在政治上的努力了；但很少有人了解他的人格。他在國民黨中是一個重要分子。他穿布服，從不坐人力車，因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，自己沒錢，不取政府一個錢，他的文章，從未取過一個錢的稿費；他的家裏，也很清貧，一切工作，都是由他的年老的夫人及女兒做的，至今他保持着一個最高尚的人。他真可說是一個怪人，也可說是一個奇人，這樣的人，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。

在四年前，即一九二三年時，中國發生了一個討論，討論一個問題，就是『科學與人生觀』的問題的討論。起初是二個人：張君勱和丁文江。張君勱是學哲學的，丁文江是學科學的。張的思想偏向德國，丁的偏向英美。兩人筆戰了許久，丁謂人生觀是玄學，與科學無關。到了後來，大家加入討論，我也加入，計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間，諸人關於此問題所做的文章，共有二十五萬字，後來收爲兩冊專集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文，是吳先生的文字，全文共七萬餘字，做了一年才做成，比較做的也最遲。題目叫『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』，就是根據了新的信仰觀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。

現在我們須略明此時代的背景，那不只是他們幾個人的打仗，許多許多的問題都待討論解決，如最近的東西關係怎樣等；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，一九二〇年有一個學者叫梁漱溟，作有一部書叫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』，這書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。我在一九二二年做一長文批評之。吳文中也討論到此書，所以吳先生此篇文章有二個背景，一是科學與人生觀，二是討論我與梁先生的討論。所以現在先講一講梁先生那書的大概，梁先生的思想，他是一個中國學者，沒

有到過西洋，他研究中國及印度的佛學，在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，他的父親，在一九一八年自殺。爲什麼要自殺呢？因爲他老先生覺得新的社會思想把舊的打破了，他很不滿意，寫了許多遺書而自殺。梁乃大受刺激，依理他應得在此書中讚美東方，但他却在書中主張調和，他說世界上有三種文明：一是中國文化，二是西洋文化，三是印度文化，西洋文化是向前的，印度文化是向後的，中國思想則既不向前也不退後。梁承認西方文化是不錯的，應當成爲現今的世界文化，但這是暫時的，到了第二時代西洋文化就不行了，應輪到中國文化的時期了。所以第二時代是中國文化變成世界文化的時代，但第三個時代，應得是印度文化。梁受了這樣大的刺激，而還是講西方文明的偉大，因而受了許多人的注意。

吳先生在此兩問題中，都站在科學家的地位上，他謂在文化方面，印度的最不行，非承認西方文明不可。人生觀方面，他也說應完全以科學解決之，道德宗教第都當以科學解決。

現在我們已明白了吳先生當時的背景，再講他的思想。現先講他的宇宙觀，他是一個文學家，思想是很客觀的，他是一個滑稽家，句句都是笑話，他的文章要翻成外國語很不容易。今天

能拿出一些易懂的來講，精華已失，很覺抱歉。如他的宇宙觀，是不管人家而講的，他說他的人生觀是一個田舍老在廣場上曬太陽說閒話的人生觀。故他說『一個』那是假定，『一個』是有實力，有感覺的，是活的。上帝是一個，我是一個，毛廁中的石頭也是一個；什麼叫活？說上帝是活，毛廁中的石頭也是活，甚至化學家以原料來變色，和男女發生愛情一樣，所以都是活的，是以一個來做起點的。在古時是混沌的一個『悶死我也』的一聲，破了此一個，變成了無數的我，至此宇宙也出來了。但變的方法略為不同，不如此簡單，就是實力變成了原子，電子；什麼子，變成山川日月星辰草木鳥獸魚蟲，至今尚沒有變好，還在變；沒有一物可說已是滿意的了，已不變了。這是他的活的宇宙觀，北京有一家報館講笑話，謂此宇宙觀是『漆黑一團』的宇宙觀。二千五百年來中國的思想，可說大部分是自然主義，自然這樣，自己也這樣，而西方的科學的宇宙觀，也是如此，以此中西兩思想，造成此漆黑一團。吳先生說西洋近世思想，也是如此，如柏格森尼采等人都是。但他們是西方的，因而擺起了紳士架子，不敢得罪上帝，講到後來，還是一個上帝，把他們的架子打倒了。柏氏的也可說是漆黑一團，柏格森說的生命的衝動，亦可說是由此漆黑一團衝出來的，出來

後發生感覺，有了感覺後然後，有情感，經驗的結果，才有理知，都是自然的情感留下來的，慣了之後，變成直覺，直覺是幫助理知的，但其本身是從理知產生的，操練熟了，理知就變成直覺。如是每一作用，在神經系中都起了機械，結束必造成三斤二兩的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，為什麼要說三斤二兩呢？因為無錫土話謂『頭大九斤半』，腦髓當居三分之一，當是三斤二兩；五千零四十八根也是他的故鄉的言多的市語，本來用不着什麼上帝和靈魂。如柏格森謂直覺是特別的，其實都是由機械造出來的，他一邊革了上帝，一邊也革了靈魂，這是他的宇宙觀。

現在講他的人生觀，何謂『人』？那是很簡單的，外有兩足兩手，內有三斤二兩的腦髓，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腦筋。何謂『人生』？生就是兩手兩足一腦的動物唱戲，一個人在世界上唱的戲就是生。他說：生者演也；生的時候，便是鑼鼓登場，清歌妙舞，使鎗弄刀，未出娘胎的時候，住在後面，生出來後，就正式上台。這話似乎很可笑，但吳先生的『人生觀』是很認真和嚴肅的。什麼是人生？便是唱一齣戲，怎樣唱法，便是『人生觀』。他說：這唱戲的大劇場是要由我們自己造的，唱的戲也要由我們自己編的，並不是去敷衍後台老板，若不賣力，不教人『叫好』，反教人叫『倒好』，那是對

不住自己的；若不認真去唱而去胡鬧，反不如歸還老家的好；且唱戲時看的不是別人，也是自己的從兄弟，他們也是在唱戲，看的也是在演演的，也是在看，優伶有好壞，用不着騙自己；做就做，何用騙？賣錢的戲祇要大柱子，名角就夠了，其餘的都是配角，配角的有無，都沒有關係，但我們的戲不然，個個都得是名角，不是肩着旗子在台上走一趟就可算了！所以他的人生觀，簡單說起來，人生不過是兩手兩足一頭的唱戲。人生觀是須好好的唱戲。如何可唱的好？吳先生說非得用兩手做工，用腦袋助手做工不可。人的重要，在於用器具，世界發明科學，文明就在此，人是製造器具的，器具愈完備，文明的程度愈高。科學愈發達，道德愈高尚。所以此觀念是吳先生的根本思想。他說人獸之別，在於前面的兩足是手，有了手能製器，生活也愈復雜，可以漸臻完全，可以補天然的缺陷，增加人類的幸福。他的理想，人須用人工助天性，使精神上一切的道德理想都可達到。他是大同主義者，他是無政府主義者，道德與理想，都可用人工來做到，他根據生物社會學，攷古學，證明人是製造機械的動物，人能製造品物，人的進步是根據品物而進步的，科學是製造品物最新最有力的東西，所以他崇拜科學。人類的歷史，有一百萬年，七四〇〇〇〇年是石器時代，什麼器

具都沒有，文化最低；第二期的一五〇〇〇〇年是老石器時代，再後的一〇〇〇〇〇〇年是新石器時代，器具已多了一些，最近的一萬年才是人的時代。自有文字起，才有人類的文化，自茹毛飲血起直至有火輪船；可知人類的進步，完全是器具的進步。道德政治方面也是如此，一萬中的五千年是野蠻的時代，茹毛飲血，其後的三千五百年是專制時代，帝主專制；最近的三百年是立憲政治時代，而立憲政治是科學的結果，有了Copernicus，立憲才成；最近的一百五十年，是共和時代，那也是從科學來的，自從瓦特發明了汽機後，真的文明才能實現。

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

小引

我做這篇文章，是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「柴積」上，晒「日黃」，說閑空的態度，來點化我，超度我，解釋我自己的一霎那的。我固然不配講什麼哲理，我老實也很謬妄的看不起那配式子，搬字眼，弄得自己也頭昏腦脹的哲學。他的結局，止把那麻醉性的藝語，你騙我，我騙你，又加上好名詞，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談，你敬我，我敬你，叫做什麼佛學，什麼老學，什麼孔學道學，什麼希臘派，什麼經院派，什麼經驗派，理性派，批判派等等，串多少把戲，掉多少鎗花。他的起初，想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，跟手，變成了「學」。一變成了學，便必定容易忘了本旨，止在斷爛朝報中，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鬪寶，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。學固然是學了。學者固然是學者了。問他為什麼串那許多把戲，掉那許多鎗花，也就不如靠在柴積上的日黃中，無責任的閑空白嚼了出來，倒乾脆一點了。所以有人對我說，德國人譏諷哲學家，常說「哲學是把他做成系統（所謂

式子）的話，去妄用他的名詞（所謂字眼）的。」這固然是言之太過，然形容哲學家鬧得人太兇，不能叫人簡單了解，存心擺他學者的臭架子，也是有幾分實情的。

但是，從又一方面講來，我的對於學者，頗能懂得應該要加個相當敬禮。其詞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我知道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」學者要維持一點門面，不能鹵莽滅裂，在柴積上日黃中，把無責任的瞎囓蛆，亂噴出來，求一時的痛快，遺無窮的笑柄。學者非但不肯幹，也不應幹。故只好說了半句，留了半句，耐性性的經過幾百年幾千年，經過幾十個學者幾百個學者，才一點一點的愈加分明出來。於是有的東西，在從前，聖人也糊塗的，到如今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，還有連現在的聖人也懂不來的，自然現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會做着，又正好讓學者擺起臭架子，烏煙瘴氣地去整理整理，整理了再千百年，再叫往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做平常。這種逃不過的麻煩，我也是懂的。然因為如此，我這篇文章，也就有「予不得已」的氣概，把「誼不容辭」的責任心，強迫着寫了出來了。

第一理由是簡單的：就是爲那無責任的痛快瞎囓蛆，不免遺着無窮笑柄的閑談天，止有柴

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，他懂不難爲情，可一說徑出的。

第二理由是繁複的：積了無窮學者，一個明白過一個，才在綿延的歷程中有個比較的明白。這也就是我肯崇拜學者的惟一緣故。故學者的後勝於前，並不是後人聰明才力，一定過於前人。止是許多前人代他積了智識，他容易暴富。所以好像如梁卓如梁漱溟兩位先生在任何一方面，都超過我們的孔二先生。并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靈（聊爾云云）願意「他倆」勝過「他老」的呀。因爲世上沒有一個父親，不盼望兒子「跨竈」沒有一個師父，不願意徒弟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。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勝過他的兩個梁家小後生，那中國止好一代不如一代，這無異說中國人將由痴愚而禽獸，禽獸而蛆蟲，止賸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，他老也有什麼顯煥呢？他從一貫而大同，好像他的教育，立能化腐臭爲神奇。然教了二千幾百年，止是愈教愈劣，便是兩位梁先生數年前自稱一個勛斗，已跳出十萬八千里者，現在承認還是在他手掌之中，這又無異承認這位「走方郎中」止是說嘴賣假藥，並無起死回生的本領，所以對他愈加佩服，無異把他的教育招牌投入

毛廁，撕破他的假面。兩位梁先生自己個人的謙光自是美德。最好笑的，衆口一詞，物質文明掀起了此番大戰。此番大戰乃是空前的大戰（好笑）。又是最後的大戰（更好笑）。所以有個甚滑稽的羅素，信口胡扯，一面發發自己的牢騷，一面拍拍我們的馬屁，口氣之中，似乎要決意含了他歐洲的物質文明，來尋我們「中國的精神文明」。（羅素是滑稽已極的滑稽，他胸中是雪亮的。然歐洲像他那樣口氣的傻子，真也不止一人，無非止是臭肉麻的牢騷。）於是吹入我們素有誇大狂，喜歡擺空架子，而又久失體面的朋友們耳朵裏來了，這種恭維，無異雪中送炭，自然不知不覺，感動入骨，相信入骨，也把自己催眠起來。縱使兩位梁先生的文化學院曲阜大學，在理都是可有，而且應有，但似乎太早了一點。恰恰好像幫助萬惡的舊習慣，戰勝新生命，替孔二先生的大喫牛肉，加寫了一張保單，却恰恰把他老人家子孫的飯碗，無意中可以一齊敲破。因此我這篇文章的直覺信仰，也或者間接的對於最近中國思潮，獻着一點號泣而諫的愚誠。

新信仰

大家都說，「凡人不會無信仰，」這是對的。有人說，「人人有個信仰，便是人人有個宗教，信仰便是宗教，」這是不對。這是名詞上向來太籠統的謬誤，古代把一切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等皆混合於宗教，現在他們一一脫離了宗教，自己獨立起來，宗教亦沒有話說。宗教的範圍，就自然的縮小。但現在還不會立一個信仰學，把宗教附屬在他底下。畢竟仍讓宗教一名詞，代表了一切信仰。反把種種非宗教的信仰，隸屬在宗教學。惹得多數學問家而非宗教家的，常說宗教可以不信，宗教學殊有研究之價值。其實彼所謂宗教學，即指信仰學的全部，故宗教一名詞，最好嚴格的限制了以神為對象。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，最所贊同。本來若將許多無神的信仰，闢入宗教學，雖是學問家所許，必非宗教家所樂。所以真要清楚，頂好是立一信仰學的名詞，把宗教學管領了起來，其式如左

信仰學人

〔宗教的信仰（宗教學）〕

甲 乙

……

〔非宗教的信仰〕

甲 乙

……

如此，信仰學是學問家所當研究。彼所管領的宗教學，宗教家固在必應研究之列；即非宗教家爲其有人類進化史上相當價值，亦極可研究。

閑話少說，我所謂「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」，不過說這個宇宙觀及人生觀，並非哲學家的宇宙觀人生觀。乃是柴積上日黃中鄉下老頭兒信仰中的宇宙觀人生觀。這個信仰是一個新信仰。非同「虔城隍拜土地」宗教式的舊信仰。然未下這解釋時，我又怕把這新信仰三字標了出來，避開哲學範圍，終竟被講信仰學的先生們拉進宗教區域，那未免驢頭不對了馬嘴，故表明幾句。

宇宙觀